

海角七號劇情簡介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封寄不出的情書，
不管是寄到天涯，還是...

跨越六十年的七封情書 追尋一輩子的音樂夢想

六十多年前，台灣光復，日本人撤離。一名日籍男老師隻身搭上了離開台灣的船隻，也離開了他在台灣的戀人：友子。無法當面說出對友子的感情，因此，他把懷念與愛戀化成字句，寫在一張張的信紙上。

六十多年後，台灣的樣貌早已完全改變，各個角落的人為生活而努力，幾個活在不同角落的小人物各自懷抱音樂夢想：失意樂團主唱阿嘉、只會彈月琴的老郵差茂伯、在修車行當黑手的水蛙、唱詩班鋼琴伴奏大大、小米酒製造商馬拉桑、以及交通警察勞馬父子，這幾個不相干的人，竟然要為了度假中心演唱會而組成樂團，並在三天後表演，這點讓日本來的活動公關友子大為不爽，對這份工作失望透頂，每天頂著臭臉的友子也讓待過樂團的阿嘉更加不高興，整個樂團還沒開始練習就已經分崩離析……。

老郵差茂伯摔斷了腿，於是將送信大任交阿嘉手上，不過阿嘉每天除了把信堆在自己房

裡外，什麼都沒做，他在郵件堆中找到了一個來自日本，寫著日據時代舊址「恆春郡海角七號番地」的郵包，他好奇打開郵包，發現裡面的信件都是日文寫的，根本看不懂，因此不以為意的他，又將郵包丟到床底下，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

演出的日期慢慢接近，這群小人物發現，這可能是他們這輩子唯一可以上台實現他們音樂夢想的時刻，每個人開始著手練習，問題是阿嘉跟友子之間的火藥味似乎越來越重，也連帶影響樂團的進度。終於，在一場鎮上的婚宴，大家借著酒後吐真言，原來阿嘉跟友子兩人都是孤獨的異鄉人，解開心結的兩人發現了怒氣下所隱藏的情愫，於是發展出了一夜情。

在阿嘉的房裡，友子看到了日本來的郵包，發現那居然是來自六十年前七封未及寄出的情書，她要阿嘉務必要把郵包送到主人手上，然而，日本歌手要來了、郵包上的地址早就不存在、第二首表演樂曲根本還沒著落、而貝斯手茂伯依然不會彈貝斯……。

而友子，在演唱會結束後，也要隨著歌手返回日本，開始新的生活。

阿嘉終於決定打起精神，重整樂團，他們的音樂夢是否能夠實現？沉睡了六十年的情書是否會安然送到信件的主人「友子」手中？而阿嘉跟友子的戀情，是否能夠繼續發展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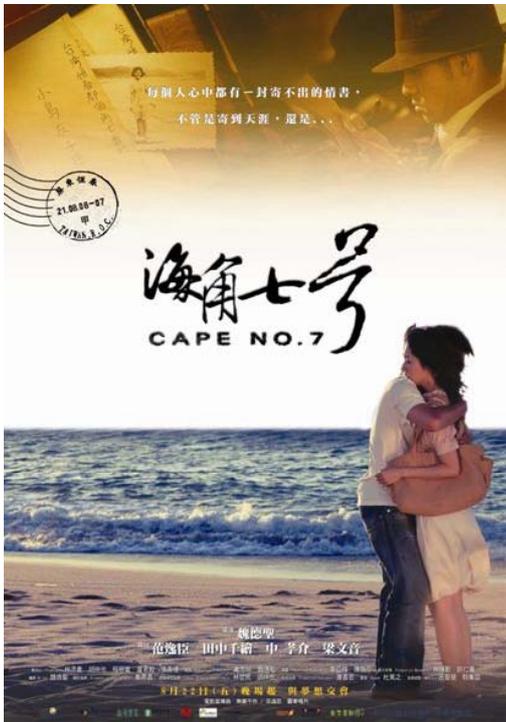
人只能活一回，夢想卻有無數個，唯有放手一搏，才能知道機會屬不屬於自己……。

演員部落

范逸臣（飾演 阿嘉）
田中千繪（飾演 友子）
林曉培（飾演 明珠）
夾子小應（飾演 水蛙）
馬念先（飾演 馬拉桑）
麥子（飾演 大大）
張沁妍（飾演 美玲）
中孝介（飾演 教師／歌手）
梁文音（飾演 小島友子）
三胞胎（飾演 三胞胎）
蔭山征彥 Tamio（情書旁白）



兩段相隔數十年的愛情故事，卻產生相互影響的結果。若說愛情是「海角七號」的主述，也許很多人會讚同，但是更為震撼人心的或許是兩段愛情中所敘述關於勇氣的意涵，當然別忘了還有築夢的心情。



故事還是從海角七號說起吧！海角七號是一個日據時代位於恆春的地址，相隔了六十年，這個地址竟然再次出現在一個來自日本的郵包，而裡面則裝了幾封未曾寄出的情書。時間回到二次大戰末期，日本戰敗，原本待在台灣日人遭到遣返。其中有位日本老師帶著一個少女的心上了船，這信便是訴說著關於大時代的無奈、關於愛情的磨難、關於思念的悲苦。寫信的日本老師或許希冀這信可以讓少女在面對愛情的愁苦時，多了點理解與安慰，卻沒想到時代顛沛的無情造成了這包裹延遲了六十年才到達台灣。

電影中每每透過第一人稱的旁白口述著這幾封信的內容，偶而夾雜的畫面更讓人在想像之餘，增添了別離的愁苦。劇末那位站立在港口前，拎著皮箱盛裝打扮的少女（友子），帶著無畏與堅毅的心，渴望著愛情的歸宿，那畫面讓人不忍也讓人動容。相對於此，船上困

頓地坐著、抑或者踉蹌地趴在船邊的日本老師，愁苦地面對那份堅毅，那心裡的磨難同樣讓人不捨。對於一個戰敗國家的子民，其原所擁有的貴族驕傲竟反而成了民族的枷鎖，時代無情的變化抽走了這段愛情的唯一可能。跨國戀情本就不易，師生戀情更難得到認同，兩人原本的等待或許以為學生畢業後，師生角色的淡化以及老師所擁有的貴族地位得以稍稍減去眾人的質疑。果真如此，這段愛情便有了結果的可能。不料，戰敗國的恥辱帶走了日本的尊貴，也打亂了這段愛情原所預期的發展。分離彷彿成為一個最為妥善的選擇，放棄共同享有愛情的機會，在那時代陰影下成了不得不然的悲壯。



信中的開頭提及「我愛妳，卻必須拋棄妳」、而後則是「我不是拋棄妳，我是捨不得妳」，直到末段書寫著「我會假裝你忘了我」，在在呈現著這位日本老師心裡的複雜與紛亂。其渴望被學生看見內心的思慮，期待被瞭解在他的心中並非捨棄愛情，而是想要去守護一個其所深愛的少女。或許其原本打算單純地離開，但愛情中的誤解其實讓人難捱，這信傳達著一份讓人心痛的深情。

師生情誼中，教師的角色本就承擔著較大的照顧成分，而在現實的環節裡，戰敗的日本所必須面對的困苦不難想像。愛情與現實的衝突裡，老師選擇了現實，這選擇其實需要莫大



的勇氣。「我愛妳，卻必須拋棄妳」，因為這愛含括守護、含括照顧，倘若帶著友子一同返回日本，其所面對的困境以及友子舉目無親的狀態，在在凸顯著傷害與守護相互衝突的景況。果真如此，這愛確實必須放下。因為這愛、這放下，實在是源於捨不得。只是這放下的苦，著實不易，因為背負著背叛的愛情的原罪，又得承擔失去後的傷悲。思念一幕幕、苦汁一杯杯，霧的迷濛、海的恍惚讓現實退卻，重拾愛情的心卻招來更大的苦楚。這愛讓人悲憐、讓人感懷，更沒想到的是這愛，喚醒了另一份愛情的可能。

故事發展的轉折來自於這信在當時並沒有寄出，時光荏苒，日本老師去世後，其孫女在整理遺物時發現了這未寄之信。拆開閱讀之後，訝然於這愛情的濃烈，而選擇將這故事的句點寄回愛情的發生之地「海角七號」。只是六十年的變遷，地址早已更改，原本需得退回的命運，卻在一個臨時郵差的好奇下，有了截然不同的結尾，更開啟了另一段故事。

劇中的臨時郵差阿嘉，其實是位在都市失意，最末選擇返回故鄉恆春的年輕男子。電影一開場其砸碎吉他的畫面，讓人強烈地感受到關於生命挫折的悲憤。而後，對照著返回恆春久臥床鋪的慵懶。電影中深刻地刻畫出阿嘉高傲的自尊卻在生活的失意裡搖搖欲墜，末了甚至選擇封閉了內心。觀看的過程或許因為自己本身也在恆春長大，所以對於阿嘉角色中的失意有著極大的感觸。



城市的發展吸引了許許多多鄉村的青年離家，可是過程中又豈能事事順心。挫折與失意往往拉扯出遊子返鄉的想望，問題卻是歸鄉路迢迢。歸鄉彷彿意謂著失敗、意謂著落魄、意謂著人生的莫可奈何，這是鄉村遊子的悲哀。可曾想過，待在鄉村的父母，嘴裡不斷地炫耀著子女在外地的成就。其實有一部份是為了掩飾或者為了平復，其心裡對於子女相依在旁的渴望。然而，如果子女真的回到故鄉、回到父母身邊，其卻反而無法享受天倫，只因返鄉被視為挑戰城市失敗的奇恥大辱。

這是鄉村父母的兩難，這也是鄉村遊子的宿命。劇中當代表會主席在憤怒中提及，他渴望將恆春放火燒掉，然後讓所有的在地年輕人回來重建。這話語聽來聳動，然而卻也道出了鄉村在面對大城市吞噬卻無力反擊的悲哀。也因為這樣的情境，返鄉彷彿便被蓋上了失敗的印記。阿嘉如此，吉他手勞馬又何嘗不是。於是乎，阿嘉在面對了曾經挫折所造就的傷痛，卻選擇不去面對，因為少掉了看見自己的勇氣、也失去了承擔的力量。

帶著這樣的心境，阿嘉接下了臨時郵差的工作。然而，一方面源於生命熱情的幻滅，一方面則因工作與專長的落差使得其在工作上顯得意興闌珊。很多的信沒送不說，甚至還擅自

拆開了原該退還的包裹。只是這拆開的動作，讓原本不可能相交的兩段愛情故事，碰撞出讓人感動的火花。觀看電影的過程中，總是想像著失意的阿嘉，在觀看落寞的日本老師所書寫的文字是什麼樣的心情。或許帶著點好奇與愧疚、懷著些同情與理解、甚至還夾帶著置身事外的漠然。但故事繼續發展，卻有了不同的變化。



阿嘉的退卻更感失落。

劇情的轉折來自於一場突如其來的表演機會，代表會主席希望能由在地人組成樂團承擔這項演出。而阿嘉就這樣在背負著眾人的期待下，再次重新回到其曾遭逢挫折的音樂範疇，也因此有了認識友子的機會。友子是個失意的日本模特兒，卻因中文尚稱流利而被要求擔任口譯與溝通的角色。其被公司賦予瞭解與關切樂團質素的身份，卻屢屢在挫折中感到失意與悲苦。尤其是愛上阿嘉之後，面對

就在一次酒醉的溫存之後，友子發現了日本老師的信件，其不斷提醒著阿嘉需得將信送至當年那位中學畢業的女生手中。這信讓阿嘉與友子得以延伸彼此的共通性，信中關於愛情的渴望更是在兩人的心中掀起漣漪。感受到友子的愛情，領略到信中愛情的付出，阿嘉漸漸地找著了面對自己的勇氣，也透過對於歌詠那段愛情的過程，找回了自己原本不敢碰觸的承擔。當阿嘉對著友子說出，其相信自己是夠好的，那氛圍足以讓人熱淚盈眶。愛情喚醒了自覺，找回了存在的勇氣，賦予了承諾的力量。而更讓人反覆回味的是，這愛情橫跨了六十年，六十年前的愛情故事喚醒了六十年後兩位失意與退卻的年輕人願意忠於自己，面對愛情。



當然，改變阿嘉的絕不僅止於此，尚有樂團成員們對於音樂的熱衷與築夢的嚮往。難得的表現機會，他們選擇盡情展露自己，尤其是每每讓人驚豔的茂伯。其不放棄演出的機會，從貝斯、鈴鼓最後終於是以其所專精的月琴在舞台上展露鋒芒。那需得強韌的自我肯定做後盾，而這剛好便是阿嘉所缺乏的。當整個樂團完成了原所賦予的兩首歌的任務後，面對著觀眾此起彼落的「安可」聲，唯有茂伯再度拿起月琴彈奏下去。相較於最後才拿起麥克風的阿嘉，其實茂伯這位最年老的樂團成員，卻是帶領這群成員往前衝的關鍵因子啊！



除了茂伯之外，馬拉桑在面對挫折的堅毅、水蛙在愛情中的自我解嘲，以及勞馬謹守著失去愛情後的思念，都是值得讓人反覆玩味的人性描述。當然，關於大大與明珠母女也是戲劇裡的張力元素。年紀最輕卻最有自我主張的大大，反而映襯著成人在社會壓力下的卑微。



而明珠那充滿故事性的角色裡，彷彿透過其手上點燃的輕煙，朦朧地鑽進觀看者的腦海。其像是隱約兜攏著故事的外貌，實際一看卻又摸不著邊際。凡此種種皆訴說著電影在人性書寫上的精彩與迷人。

更有甚者，那沁入戲劇中的文化因子，更是每每讓人笑中帶淚。故事中，在悲愴裡點綴著笑的元素，又在歡樂的氛圍中鋪排著落寞的深沈。很難忘懷酒宴後眾人看海的畫面，滿滿地心事就這麼從螢幕上溢了出來。「海角七號」訴說著許許多多關於愛情、關於挫折、關於自我也關於人性

的故事，讓人驚嘆，更讓人著迷。一如戲劇中所採用的意象：彩虹。其像是串連著跨越六十年的愛情，也像是接繫著觀者心靈與戲劇的底韻。



最末，借用戲劇裡中孝介對友子所說的那句話：「難道，妳不期待彩虹嗎？」。別遲疑，去看「海角七號」吧！

【海角七號：淺談人物群像】

寫完了上一篇關於海角七號的心得，腦海裡卻仍不得閒，電影畫面不時佔據在心頭。尤其是劇中鮮活的角色不斷地接替躍升而出，讓人反覆玩味。或許源於電影無法鉅細靡遺地交代每個角色的故事，對照著他們所呈現出來的人物性格，反而給予更多的想像空間。每每想起，總讓人感到興味盎然。於是乎索性嘗試繼續書寫，關於樂團的這幾個讓人難以忘懷的角色。

先從德高望重的茂伯說起吧！一直覺得，茂伯是這齣劇的靈魂人物，不信的話可以統計一下，整部電影的過程中，觀眾的笑聲有多少是靠茂伯掙來的。尤其是茂伯的語言，直接並且帶著極高的渲染力。那每每以國罵開頭的句子，不得不讓人想起曾經遇過一位老人家，幾乎每句話的開頭也都是那鮮明而帶著力量的國字。聊天的過程中，不知怎地其反而不好意思起來，直言抱歉，說他沒有任何冒犯的意思，只是習慣。那爽朗的聲音至今令人難忘，末了還不忘自我解嘲說：「就好比孔子說話前面都加個『夫』，我也是加一個字，兩個的意思都一樣啦！我孫子說那叫做發語詞啦！有學問吧！」。是啊！那一刻突然想問自己能否站在文化的角度看待語言的藝術，而非鄙夷非主流的言說。回到茂伯身上，當友子氣沖沖地想要離開飯店，其拿著帖子誠心地以日語邀請的過程，除了友子受到感動，觀眾不也隨之動容。試想當我們將直接、不矯揉做作的言詞視為粗鄙，是否因為自己早已在語言的使用上設下了框架。



當然，除了語言之外，語言背後所具足的自我意象的鮮明、自我認同的穩固以及忠於自我的勇氣，更是茂伯穩居關鍵角色的原因。畢竟這些特質，剛好就是樂團中其他人所欠缺的。電影一開始便提及茂伯已經八十幾歲還要送信，到後來描述其不論如何都要站上舞台，整個過程其所擁有捨我其誰的氣魄著實讓人欽佩。也許有人會覺得那樣的自我表露會讓人覺得不夠謙虛，但仔細想想，在夢想的舞台上，也許氣魄的位置更為重要。

曾經想像著，如果自己是茂伯，當知曉馬拉桑在貝斯上的優異表現時，自己會如何自處；當最後不得不接受鈴鼓的樂器時，又會如何因應。也許很多人會跟我一樣，在前者選擇退卻、在後者選擇憤怒，之後仍同樣地退卻。可是茂伯卻在前者選擇了掙扎，在後者選擇了接受。沒有這過程，也就沒有一圓其上台彈奏月琴的夢想。沒有這過程，大家便沒有機會聽見「男孩看見野玫瑰」了，不是嗎？

印象極其鮮明的是，第二首歌一開始，當大家分別拿起迥異於第一首歌的樂器時，阿嘉訝然地呆立在舞台上。此時，就看著茂伯背著月琴，拿著一個手搖樂器交給阿嘉。那畫面，讓人莞爾，卻也讓人敬佩其終究在舞台上拿到了主導權。所以囉！想告訴自己，關於夢想，除了充實自身的能力，也許最重要的是還得擁有捨我其誰的氣魄。找不著，學學茂伯吧！或者可以先從「我國寶內！」練習起吧！

接著談談一出場便火星亂迸的勞馬，其與阿嘉同樣是個失意的歸鄉人。身體的傷痛、工作的失意或許都比不上太太的出走，只是男性的角色、警察的外衣讓其不得不去掩飾心中早已滿溢的悲痛，取而代之的竟是憤怒。酒宴裡那不斷陳述自己愛人的驕傲，卻透著心碎的底蘊。這麼不斷地重複著，讓人心酸，讓人不忍。還好，酒宴結束後，勞馬在大大單純而真摯的善意裡卸下了所有的心防。哭吧！這痛，忍太長了；這淚，憋太久了。



悲憤交集的情感訴說著勞馬的心境，然而當友子將關於愛情的祝福交與勞馬，其卻拿思念的意涵來回應，那份自覺更讓人不捨。那像是透露著，其欲重新回到愛情的懷抱、重新與妻子相聚皆已遙不可及。所以與其帶著不可能的奢求過日子，不如甘於思念，思念曾有的日子、思念曾有的甜蜜。只是觀看的過程中，在不捨之餘，會擔心那份自覺裡會不會還躲藏著自我貶抑的悲觀。亦即將所有的不可能都歸諸於自己的不夠好、甚至自己的失意。想想，早已受傷的心，若加上對自己的負向解讀，甚至在自我懷疑裡壓抑了自我的意象，那何止是不忍呢？

所以，當聽見茂伯對著他說：「難道你不想唱歌嗎？」其實，是感到開心的。誠如前述，茂伯擁有極佳的渲染力，關於築夢，也關於自我。是故，茂伯的提醒確實很有可能喚醒勞馬躲藏在悲傷後潛抑的自我。而唱歌是個機會，去連結曾有的自信、去連結曾有的自我認同。君不見徵選會上其對阿嘉所說：「唱歌是件快樂的事。」，所以透過唱歌找回其失落的自己，或者失落的快樂，也許再適合也不過。

演唱會中，看見勞馬拿起麥克風唱歌時，無暇顧及阿嘉的驚訝，心中湧起一股淡淡的甜味，彷彿看見人性的再生。更有甚者，當其從父親手上接過口琴，那一剎那勞馬像是與彈奏月琴的茂伯站在同樣的位置，放開了外在的牽制，回到自身的精彩，那旋律豈會不美，那身影讓人難忘。



鼓手呢？講到鼓手，那「水蛙愛情論」真是精彩得讓人讚嘆不已。但是，精彩的背後卻躲藏著不得不地自我解嘲。渴望愛情的水蛙，面對現實的無情，卻選擇隱藏落寞，改以嘻笑的方式應對。面對愛情困境如此，面對出家人化緣如此，甚至面對工作也同樣如此。也許他該被鼓勵的，畢竟在愛情的角色上，他比起阿嘉更願意去面對自己。只是，卻也不忍，不忍他的質樸卻陷在愛情中動彈不得。

在樂團中，水蛙像是眾人的出氣筒，連年紀幼小的大大也都未必給他好臉色看。所以就更不用說那動人心魄的代表會主席的自我介紹：「興趣殺人、放火。」其對象當然還是水蛙。其不同於勞馬與阿嘉所具有的「城市失意症候群」，反而

擁有鄉村生活中所養成的自得其樂。而這角色恰巧可以緩和樂團在倉促組合中的摩擦，除此之外，其意見上的靜默也不至於拉高樂團成員對峙的態勢。所以囉！水蛙不重要嗎？不，當然重要囉！

該換大大了。以十歲的稚齡卻硬是能在樂團中軋上一角，這能耐可不是說說算了。其搞笑的能力雖然比不上茂伯，但竟能在嚴肅的唱詩班場合帶來詼諧的氛圍，這也算一絕了吧！更何況她的能力可是樂團中第一個受到代表會主席肯定的呢！對於大大的印象，最為鮮明的大概就是那雙手一攤的動作，帶著點你奈我何的俏皮，也帶著點不然你要怎樣的挑釁。早熟的面孔，以及處事態度讓人訝然。甭說別的，就光那一幕讓勞馬大聲痛哭的舉動，便讓人感到吃驚不已。只是早熟背後的故事，往往同樣讓人不捨。而當理解到明珠是大大的母親時，突然懂了這不得不然的早熟。



在前一篇文章曾提及，自己以為電影中故事性最強的角色其實是明珠，這會兒換個方式來說，也許他們母女背後的故事不會比明珠的阿嬤遜色呢！以明珠來說，其出場便讓人注目，躲在顧客廁所抽煙的房務，卻在被發現後沒有絲毫的退讓。那份強悍，讓人好奇什麼樣的生命歷程讓其需要強悍，其要捍衛的是什麼，是自己、是大大、還是受傷的心靈？總覺得明珠背後的痛，該不亞於阿嘉或勞馬，但其表現出來的堅強卻不比他們差。只是當酒宴後，勞馬有機會在大大的善良下，卸除扛得很累的心裡防衛，那麼明珠呢？



發現水蛙困境的是明珠，那過程看見明珠的纖細，只是纖細的心卻往往容易受傷。其回應友子那句日本人哪懂愛情，是說阿嬤的傷？還是自己的傷？懂日語的她究竟帶著什麼樣的傷回到故鄉。看見友子訴說著海角七號的故事，那顫抖的雙手，極力壓抑情緒，讓人動容。明珠是信件得以送達的關鍵，可是眾人以為深情的信件，卻恰恰與其不相信愛情的信念相抵觸。故事裡，這苦與痛，才剛要發酵。明珠並未詳述與阿嬤間的衝突，卻不得不讓人

聯想著其是否選擇與阿嬤年輕時同樣的決定。如果那同樣對於愛情的決絕成了彼此齟齬的導火線，更讓人感到心痛。

曾有的傷，讓明珠在與人互動時呈現出一種冷，說是防衛也好、說是漠然也罷！這冷其實道出了大大的早熟，觀看的過程中原本憂心著這冷，是否因為曾有的傷痛帶走了生命的熱情與感動。然而，在看見友子與其談論信件的點滴時，那震顫不也透露著生命中的在乎。或許痛，但至少明珠還在乎，還在乎人、在乎情。更有甚者，酒宴後看著明珠摟著大大唱歌，那情的流轉著實讓人欣慰。或許母親的角色得以喚回其內心深處的細膩與深情，至少大大的存在不至於讓她失卻了愛人的能力。

對照著明珠的冷，馬拉桑的熱也同樣驚人。仔細想想，這位樂團最後到位的人，其實是讓人佩服的。銷售員本就十分辛苦，劇中的他更是努力在飯店中推銷著小米酒。對照於進出飯店的消費者，馬拉桑很努力地扮演著其所該扮演的角色。或許卑微卻不至於自辱，甚至在那過程可以看見其對於推銷角色的投入與熱誠。不放過任何的機會，不輕言放棄，這些特質都讓人印象深刻。



然而即便如此，其卻仍遭代表會主席直言不諱地指責，指責其不該為了推銷而放低身份請託，重要的是自己的努力。馬拉桑並未因為這樣的指責而憤怒，相對的，其更努力地去證明自己的能耐。無怪乎，末了可以感動代表會主席。這是他的特質，也該算是成功的特質。不過更讓人玩味的、或者更讓人折服的，其實是其深諳自己的位置而不逾越。

怎麼說呢？當其從茂伯手中拿起貝斯彈奏的過程，其實是讓人深深震撼的。許許多多的疑惑冒上心頭，為何其沒有參加徵選會、其又是在什麼樣的處境學習音樂，相較於主角阿嘉在音樂路上的挫折以及對於郵差工作的不滿，其實他是讓人好奇的。沒有選擇音樂作為謀生的工具，其背後該有著另一番故事吧！更有甚者，當劇中角色盡情地展露自我，其卻願意為了茂伯掩飾自己的才華。也許音樂對其來說，是閒暇的娛樂，但也不禁讓人好奇，在他的心中是否也有關於音樂的夢想，而那是什麼樣的圖像。友子感受到其付出背後關於成功的渴望，而給予關於財富的祝福，馬拉桑同意了，但這背後是否還有更深的想望。可惜的是酒宴後望海的眾人裡少掉了馬拉桑，否則應該可以多一點線索吧！



最後，當然還有一個人非得要談的代表會主席。這角色了不起的地方在於一出場莽撞地推開友子之後，對其的負向觀感理應步步進逼。但是，其卻能漸漸扭轉那樣的既定印象。他做了什麼嗎？細細觀之，對於飯店經理的粗暴、面對鎮長的權力展示、徵選會中的不尊重…等等，這種種作為其實該是不斷提升所謂的負向觀感，可是卻仍能在那過程得到諒解，這是弔詭的地方，卻也是讓人玩味的地方。因為，除了這些，也該要看見其對於恆春在乎，以及同樣地願意去修正對於他人的觀感，例如馬拉桑。不可否認地，他的直爽帶給人極大的壓迫性，不然可以問問看飯店經理或者水蛙也可以。但是，直爽背後所隱含的初衷，那份來自對於土地以及生長於該土地上的住民的不捨與在乎，那是可以深深地感動人的。那一刻，強烈地感受到沒有華麗的言詞，依賴著內心的真摯同樣可以撼動人心。

試想，如果少掉了代表會主席的強勢，這樂團哪有表演的空間，這成員哪有築夢的舞台。更有甚者強，勢背後的溫柔也是其所擁有的強大力量。先是以理性的方式與阿嘉對談，那機

車旁兩人蹲站著的畫面堪稱經典。而在喜宴之後手牽著阿嘉的母親散步的畫面也訴說著內心的柔情。強勢有之、理性有之、柔情有之，這特質兼具的狀況下，怎麼可能讓人討厭呢！

寫到這，突然想起許許許多多的故事都在喜宴之後發生，酒過三巡的真情流露自古皆然。只是以酒卸心防，骨子裡不也訴說著日常生活的壓抑。自我的呈現如此困難，自我的認同如此艱辛，這是存在必經的苦痛，還是蛻變前的代價。也許這答案得向「國寶」問問看，搞不好其會有獨到的見地呢！

「海角七號」中這些人物的活躍讓戲劇有了多樣化的質素，是喜、是悲、是無奈、是自在。其實很感激他們，因為他們訴說著人性的精彩。即便同樣站在舞台上，夢想實踐時所展露的光芒原來也可以七彩幻化。每個顏色背後的故事，不也反映著每個人存在的價值。那無關乎好與壞，只是回到一份活著的恩寵，因為活著，夢想才有機會成為可能。

【海角七號情書】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友子，太陽已經完全沒入了海面
我真的已經完全看不見台灣島了
你還站在那裡等我嗎？

友子
請原諒我這個懦弱的男人
從來不敢承認我們兩人的相愛
我甚至已經忘記
我是如何迷上那個不照規定理髮
而惹得我大發雷霆的女孩了

友子
你固執不講理、愛玩愛流行
我卻如此受不住的迷戀你
只是好不容易你畢業了
我們卻戰敗了
我是戰敗國的子民
貴族的驕傲瞬間墮落為犯人的枷
我只是個窮教師
為何要揹負一個民族的罪
時代的宿命是時代的罪過
我只是個窮教師
我愛你，卻必須放棄你

第三天
該怎麼克制自己不去想你
你是南方艷陽下成長的學生
我是從飄雪的北方渡洋過海的老師
我們是這麼的不同
為何卻會如此的相愛
我懷念艷陽…我懷念熱風…
我猶有記憶你被紅蟻惹毛的樣子
我知道我不該嘲笑你
但你踩著紅蟻的樣子真美
像踩著一種奇幻的舞步
憤怒、強烈又帶著輕挑的嬉笑…





友子，我就是那時愛上你的…
多希望這時有暴風
把我淹沒在這台灣與日本間的海域
這樣我就不必為了我的懦弱負責

友子
才幾天的航行
海風所帶來的哭聲已讓我蒼老許多

我不願離開甲板，也不願睡覺
我心裡已經做好盤算
一旦讓我著陸
我將一輩子不願再看見大海
海風啊，為何總是帶來哭聲呢？
愛人哭、嫁人哭、生孩子哭
想著你未來可能的幸福我總是會哭
只是我的淚水
總是在湧出前就被海風吹乾
湧不出淚水的哭泣，讓我更蒼老了
可惡的風
可惡的月光
可惡的海

十二月的海總是帶著憤怒
我承受著恥辱和悔恨的臭味
陪同不安靜地晃盪
不明白我到底是歸鄉
還是離鄉！

傍晚，已經進入了日本海
白天我頭痛欲裂
可恨的濃霧
阻擋了我一整個白天的視線
而現在的星光真美
記得你才是中學一年級小女生時
就膽敢以天狗食月的農村傳說
來挑戰我月蝕的天文理論嗎？
再說一件不怕你挑戰的理論
你知道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星光
是自幾億光年遠的地球上
所發射過來的嗎？

哇，幾億光年發射出來的光
我們現在才看到
幾億光年的台灣島和日本島
又是什麼樣子呢？
山還是山，海還是海
卻不見了人
我想再多看幾眼星空
在這什麼都善變的人世間裡
我想看一下永恆
遇見了要往台灣避冬的烏魚群
我把對你的相思寄放在其中的一隻
希望你的漁人父親可以捕獲
友子，儘管他的氣味辛酸
你也一定要嚐一口
你會明白…
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
我在眾人熟睡的甲板上反覆低喃
我不是拋棄你，我是捨不得你

天亮了，但又有何關係
反正日光總是帶來濃霧
黎明前的一段恍惚
我見到了日後的你韶華已逝
日後的我髮禿眼垂
晨霧如飄雪，覆蓋了我額上的皺紋
驕陽如烈焰，焚枯了你秀髮的烏黑
你我心中最後一點餘熱完全凋零
友子…
請原諒我這身無用的軀體

海上氣溫 16 度
風速 12 節、水深 97 米
已經看見了幾隻海鳥
預計明天入夜前我們即將登陸
友子…
我把我在台灣的相簿都留給你
就寄放在你母親那兒
但我偷了其中一張
是你在海邊玩水的那張
照片裡的海沒風也沒雨

照片裡的你，笑得就像在天堂
不管你的未來將屬於誰
誰都配不上你
原本以為我能將美好回憶妥善打包
到頭來卻發現我能攜走的只有虛無
我真的很想妳！
啊，彩虹！
但願這彩虹的兩端
足以跨過海洋，連結我和妳

友子，我已經平安著陸
七天的航行
我終於踏上我戰後殘破的土地
可是我卻開始思念海洋
這海洋為何總是站在
希望和滅絕的兩個極端
這是最後的一封信
待會我就會把信寄出去
這容不下愛情的海洋
至少還容得下相思吧！
友子，我的相思你一定要收到
這樣你才會原諒我一點點
我想我會把你放在我心裡一輩子
就算娶妻、生子
在人生重要的轉折點上
一定會浮現…
你提著笨重的行李逃家
在遣返的人潮中，你孤單地站著
你戴著那頂…
存了好久的錢才買來的白色針織帽
是為了讓我能的人群中發現你吧！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
你安靜不動地站著
你像七月的烈日
讓我不敢再多看你一眼
你站得如此安靜
我刻意冰涼的心，卻又頓時燃起
我傷心，又不敢讓遺憾流露
我心裡嘀咕，嘴巴卻一聲不吭
我知道，思念這庸俗的字眼

將如陽光下的黑影
我逃他追…我追他逃…
一輩子

我會假裝你忘了我
假裝你將你我的過往
像候鳥一般從記憶中遷徙
假裝你已走過寒冬迎接春天
我會假裝…
一直到自以為一切都是真的！
然後…
祝你一生永遠幸福！

